



陣綫報

每逢星期三出版，本期出版六版（每份壹角）。

快訊

8

一個倒下，千百個站起來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白天源寫出來的信

講些什麼？

大選捕，虐待政治犯，能夠摧毀或者削弱新加坡人民反殖鬥爭的堅決意志嗎？三月廿四日我黨在快樂世界體育館召開的抗議大選捕群眾大會，已經略為答覆了這個問題。

黨主席，立委和中委同志們在熱烈的掌聲中步上講台。大會在上午九時四十五分正式開始，一直到下午一時十五分。天氣酷熱，人們激憤的心情更熱，但是直到高呼七聲猛迪卡通過七項提案為止，沒有一個人離開會場。

先後在大會上講話的有：張福元同志，商行工聯主席胡容芳，被捕家屬代表王寶良女士，黨中委朱克里同志，黨組織祕書黃信芳同志，中委陳新榮同志，立委方韻琴同志，中委巴尼同志，法律顧問 T T 拉惹，最後講話的是黨主席李紹祖醫生。陳新榮和李紹祖同志作了重要的發言，（演詞全文刊本期快訊最後兩頁）他們的講話不斷引起雷動的掌聲。是的，一個倒下去，千百個站起來，正是這次大會所表現的意志。

大會為哀悼新加坡民主的死亡，全場肅立靜默三分鐘。當司儀請大家起立時，近萬的群眾表現得如此齊心，就連特務們也不得不參加對民主的哀悼。是的，假如憲制鬥爭的途徑被關閉，反殖鬥爭的火焰是決不會熄滅的！.....

委國簡報

☆ 被關在檳城的陳海，李朝明，被關在吉隆坡的方水雙，多明尼，曾超卓，林使賓，陳德華以及被關在新山的林濶才等八名政治犯，十七日晚已先後被移禁在麻坡集中營。陳海寫信回家說：「我們住的這座營房內有十四間房間，每人住一間，內有一張木床，三張被，一條蚊帳，一付單人之桌椅。營房外是種植花木的花園，一所廚房，一座運動室。晨七時起至晚上十二時止，我們都可以在一起自由活動。每天有四份報紙——星洲日報，南洋，英文與巫文報。我們之食物全由營方供給，而由我們自作炊事（二名負責煮食，營方每天津貼一元半之薪酬）。其餘之六名也自動接受營方之僱請，每天自晨八時十分至十時十分工作兩小時，所謂工作僅是打掃自己的營房，整理與種植我們營房周圍之小花園，使我們的周圍整潔與美觀而已。我們八人每天可賺得六元正，以增購我們所欲食之食物，生活是相當清裕的，請免懸念。」

☆ 昨天下午，被拘留者的家屬代表前往內政部要求見王邦文部長，但是王邦文拒絕接見他們。王邦文傳出意見說，他只能一個一個單獨接見而且他們不能夠代表其他被捕者家屬。七位代表堅持集體會見，不願意作自私的打算，結果不得要領而散。 ☆ 昨天下午，李紹祖、劉坡得、巴尼及黃信芳進入歐南路監獄探望被拘留人士。

以下是一名政治拘留者，南大學生白天源三月六日從歐南律監獄寫出來的信的全文。（請參閱第二版“我們的意見”）

「歐南律監牢 A - 34

白天源請求援助

「我非常反對無理的對待，於盤問我時，一政治部人員欺侮我。5日當天，我見到律師後，再被調去問話，當時是在2:00 P.M - 3:00 P.M之間。因我不同意他所講的話，他就用手頓住我的嘴（我認的這位先生）同時會用腳踢我，且再問我所不知道的事。我答他不知道，結果他令我站着，並強要我將我手置於頭上，蹲下又站上共一百六十次，且命我自己數出。隔天，我的腿部非常痛苦，難於行走且無法蹲下大便。因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運動了，於當天沖涼時，一監牢的管理員見清乃問及所以然，我就據情告知，他就吩咐我今後不必服從他的命令，接受他的體罰，且將這件事告訴當日值班的較高級監牢的負責人。我唯恐此種情形重又發生。

「從2日監禁至今日，每日除20分鐘外，都整日關在牢房內，沒有運動之舉，拉屎小便皆於同一房間內，這樣對待我們大學生是極不公的。我們是因政治原因才被關的，但現在居然與普通罪犯關在一起，是非常可惡的。我在這種情形下，恐怕將要發瘋了？因此我謹向各界人士求救，這求救之聲不僅只我一人，同時也是所有在監牢內的人們的共同願望。所以我希望大家將此事情迅速告知我的律師陳祖榮先生，讓他將我的聲音傳給全世界的人們知道，且請求他將這件事告知星洲各界知名人士及社會人士

我們的意見

抗議大逮捕群眾大會 通過七項決議

行動黨政府對待最近大逮捕被拘留人士的待遇是好是坏？安順區立法議員發表了他上星期六探獄的報告書，再一次得到了證實。

馬紹爾在報導了他探訪的情形以後這樣說：「我們應該注意，上月被扣留的人士所受的待遇，比過去殖民地政府或前新加坡政府時期更坏，同時也比那些現扣留於馬來亞聯邦的人士所遭受者更坏。」

因為馬紹爾不是社陣議員，所以有些報紙把他的這份報告書發表了出來，這可使行動黨政權着了慌，立刻匆匆忙忙發表文告“反駁”馬氏的指責。把歐南路監獄的缺陷完全推作「完全是前政府的傑作」，還說什麼「現政府決定折毀陳舊的歐南路監獄，以便提供現代化的囚牢給拘留者」，使他們「可以被拘禁在比較舒適的環境里」等等。

艾呀！這就不免叫人想起：「世上也有八—等口吃人肉唵彌陀」的著名歌詞了！難道說天氣炎熱，不讓拘留者有足夠水喝也是「舊政府的傑作」嗎？難道說單獨放拘留者到牢房外空地散步換換空氣，多晒點太陽也有「洩漏情報」的「危險」嗎？難道說受英文教育的卓可黨的女朋友不能担任IT拉着律師的通譯員嗎？

問題不是拘留者白天源被允許會見律師之後，有沒有偷偷帶信出來交給陳新榮發表在陣綫報上，問題是白天源為什麼要冒險寫這封信？而這封信寫些什麼？以及政府敢不敢否認白天源在信里所寫的事情？

(一)我們強烈抗議英國、馬來亞聯邦以及行動黨政府專橫地逮捕本邦政黨、工會、大學、文化團體與人民團體中的勞動階級領導人，抗議不經審判而加以監禁。

我們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在公安法令下被拘留的人士，包括那些被林有福反動政府拘留的人士。

我們要求立即停止所有迫害人民及人民組織的行動，還給人民基本的民主權利。

(二)我們嚴正譴責英、馬和行動黨政府對待政治犯的非人道待遇，特別是長時間的單獨關禁他們。

我們要求依照聯合國的人權宣言，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虐待。

(三)我們要求恢復出版，結社與工人集會的基本民主權利。

我們要求立即批准「新加坡職工會總會」SATU的註冊，使這些工團享有跟行動黨所支撐的「全國職總」NTUC同樣的權利。

(四)我們強烈譴責行動黨政府拒絕立法議員探問被拘留者，親自視察監獄情況的合法權利。

(五)三巴旺選區的議席空缺已經有七個月，我們要求立即舉行補選，以應人民重申有代表在立法議會的合法要求。

(六)我們重申依照一九六二年社會主義政黨吉隆坡會議的決議，支持婆羅洲地區人民爭取自決與獨立的反殖鬥爭。

我們強烈譴責英、馬和行動黨政府派遣軍隊與物質，對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民族起義進行野蠻鎮壓。

(七)我們號召馬來亞人民（也就是星馬兩地人民）加強和鞏固我們爭取民主，社會正義與自由的鬥爭團結。

我們重申我們反對英國發起的馬來西亞計劃的決心，為爭取星馬的真正復歸統一與建立一個民主、獨立，沒有外國軍隊與不受外國支配的馬來亞，而勇敢地繼續進行我們毫不妥協的反殖鬥爭，並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

好罷，讓我們把白天源的信全文發表（刊於第一版），讓行動黨解釋一下是不是非這樣對待政治拘留者不可，才會取得所謂「有關我們國家安全的重要政治情報」。

白天源是南大政經系四年級學生。曾協助主持去年南大政治學會在丹絨百加與牛車水兩選區舉行的民意測驗。

砂第五省邊區及汶萊全境宵禁
砂拉越第四第五省
警監巴爾氏最近簽發一道命令，宣佈由上星期四（廿一日）起，第五省邊區及汶萊全境實施為期十天的宵禁，宵禁時間是每天下午八時至翌晨六時，目的是在這些地區展開大規模的軍事活動以對付汶萊國民軍。違令者有被射擊之虞。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 抗議大逮捕羣衆大會

——社陣主席兼立法議員李紹祖醫生的發言全文——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開這個羣衆大會跟以前的羣衆大會有一點不同。以前，在你們下面那邊的有很多朋友，在我們這邊上面的有很多朋友，今天已經看不見了。但是，你們還是這樣熱烈的來出席，來參加我們的羣衆大會。我相信，一旦以後我們再來這邊開一個羣衆大會，一旦在你們下面那邊的會少去很多人；一旦在我們上面這邊的會少去很多人，你們還是來參加我們的羣衆大會！

這次我去倫敦，是受到英國「殖民地自由運動」的邀請，我去了三個禮拜，我在倫敦逗留了兩個禮拜，在回來途中我經過阿爾及利亞，我經過開羅，我經過哥倫坡，然後回來新加坡。

我這一次出國，我相信大家會瞭解為什麼有需要，不過我也不妨再談一下。

我相信大家也是想知道，我這一次去所看見的人是誰，所得到的效果是什麼，以及我這一次去，對我們新加坡、聯合邦和北婆的反殖鬥爭有什麼幫助。

當然，我不可能講得很詳細，我只能向你們作一個扼要的敘述而已。

誰也是知道，今天，馬來西亞已經不是單單關係新加坡，或者砂拉越，或者砂峇，或者汶萊和馬來亞聯邦而已。今天，馬來西亞已經成爲一個國際問題。今天，印尼已經反對，菲律賓也是反對。我們有關地方的人早就起來反對。如果英國還是要出兵，硬硬實實的話，局勢就有可能變化得很厲害，馬來西亞會真正地危害東南亞的和平。甚至，今天聯合國秘書長也關心到馬來亞問題的局勢發展。

因此，國際上的意見和壓力今天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前往倫敦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把我們這邊的情形告訴亞非國家，並動員亞非國家的意見反對馬來西亞。

在新加坡，凡是有關我們的新聞都被壓制，國內外人士沒有機會知道。實際上，任何反對馬來西亞的消息都已經被箝制。對馬來西亞愈是強烈，新聞的箝制也就愈厲害。

殖民主義者及其奉承拍馬屁的人，要製造一種印象，就是沒有人反對馬來西亞，而且是幾乎每一個人都贊成馬來西亞，所以，他們宣傳說，馬來西亞得到有關地區人民的支持。他們正是這樣想欺騙外頭的世界。

但是，當然事實剛好完全相反。殖民主義者是妄圖顛倒是非，把黑說成白，把反對說做贊成。他們希望這樣一來，就能夠避開國際的批評和非難，他們甚至還想拉攏到國際輿論對馬來西亞計劃的贊揚。

由於他們控制新聞，控制廣播電台，而且還有那些他們西方的通訊員，所以外邊聽不到我們的話，外邊國家也就不知道我們鬥爭的真相。我們的民營報紙：南洋商報，星洲日報，跟英文報紙除了外國的新聞，除了行動黨的新聞，除了聯邦政府的新聞，除了林有福右派的新聞，至於我們的新聞是難得看到幾個字的。他們就是這樣有意削弱我們的力量，不給外面知道真相。我們的報紙不准去婆羅洲，也不許進去聯合邦，我們的一些人也不可以去聯邦，更不可以去北婆三邦。這是要孤立我們，不給我們發展我們的力量。

帝國主義者更害怕真理會傳到亞非不靠攏國家的耳朵去，以致在乃羅比逮捕了我們派去莫西參加亞非團結會議的代表。

我這一次到倫敦和一些亞非國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使外界瞭解建議中的馬來西亞的真相。

我在倫敦拜訪了一些亞非國家的大使和專員，後來又訪問了阿爾及利亞，剛果及哥倫坡。我送給他們一份

關於馬來西亞的備忘錄，同時有關去年的可恥的全民投票的材料。他們對新加坡政府這樣玩弄全民投票，以及想這樣欺騙外面的世界，都表示非常驚奇。也許，這是第一次他們有機會知道那次全民投票怎樣的不夠反映真正的民意，它自然更不能當爲人民對馬來西亞計劃的批准。

由於新聞的操縱在西方國家的手裏，許多國家甚至不知道這次新加坡大逮捕和扣禁政黨、工會和民間團體領袖是沒有經過法庭審判的。當我告訴他們新加坡這裏怎樣對待政治犯的時候，他們都同情地搖頭。

經過我這次出國，外面的世界現在已經多少知道新加坡的行動黨政府是沒有人民支持的。他們對已經成爲殖民主義傀儡的行動黨政府在新加坡進行各種迫害人民的合法反抗的行爲，大爲驚震。

自從去年七月中到今天，八個月來新加坡立法議會沒有開過會，除了在九月五日那天即在全民投票之後，開刺似地開過幾個鐘頭的會。今天，誰能說新加坡還有國會民主呢？如果還有民主，爲什麼八個月沒有開過議會。國會民主已經死去了，只剩一個空殼用來充充樣子。當然，假如能夠的話，行動黨是不要有立法會議議的，事實上李光耀早有這樣的打算。

一九六一年，當行動黨政府通過一九六二年的財政預算時，同時也就通過了一九六三年度上半年的財政預算。行動黨政府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以前毋須受法律有關開會的約束。爲什麼他們怕開立法會議？因爲行動黨領袖出賣人民的權益之後，他們害怕再提起這件事。他們想找一些現成的藉口，好像煙塵啦，學校啦等等去蒙騙和混亂新加坡人民對最主要問題的視線。

立法議院的五十一席中行動黨現在只有二十五席，如果不是靠反對黨裏的右翼支持，政府就會倒台。立會裏有一個席位已經空缺七個月，但是李光耀是這樣害怕補選失敗，所以他直到今天還不敢舉行三巴旺區補選。

我們要求尊重三巴旺區人民的願望，不要讓人民的權利再受殘酷不顧。我們要求立刻舉行三巴旺補選。這個選區的人民已經等得夠長時間了。他們有權在立法議會裏有自己選出代表的聲音。

所有這些，我都告訴了在倫敦遇到的所有人士。我告訴報刊記者，外國通訊員，英國國會議員，工會人士，學生團體。他們對行動黨政府的法西斯行爲都感到震驚。

他們現在知道英國、聯合邦和新加坡政府正在掩飾真相，他們認識到官方給他們的關於新加坡局勢的報導完全是經過歪曲的。

我們取得些什麼成就？

許多英國人民（甚至包括一些死硬份子），現在漸漸開始覺得有迫切需要立刻改變英國對東南亞的政策。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瞭解而且同情我們反對馬來西亞，他們的這種態度對我們是很有幫助的，比方說，有幾位國會議員答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盡力去做一些事情。一些工會人士已經表示他們將跟工會的代代表們談話，並請他們通過決議向政府施加壓力。其他一些團體將向聯合國呈請願書。

他們都看到，馬來西亞的命運將會跟中非聯邦的命運一樣。中非聯邦已經崩潰了，馬來西亞也將會是這樣。他們知道沒有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馬來亞是不能夠成功的。馬來西亞只能夠靠着槍尖去實行。一旦沒有英國的大炮和噴射機的支持，馬來西亞就瓦解了。這也就是說馬來西亞的強硬實行將會付出可怕的物質和鮮血的代價。

有一些人，我們原希望會對我們有所幫助，但是，後來我發現他們跟我們的意見是有距離的。有些人則非常的虛偽。有些甚至不掩飾對我們的敵意。讓我在這裏舉一個例子：

「殖民地自由運動」為我在倫敦安排了非常緊的節目。每一分鐘，我都會見這個人和那個人，這個團體和另一個團體。我曾經見過勞工黨的大衛·恩納爾先生，他本來是要替我安排會見工黨的高級領袖，可是，他就沒有做到。後來我寫信提醒他，他才答覆說，威爾遜先生太忙，沒有辦法抽出時間和我做短短的交談。我同意威爾遜先生的確太忙，所以我就要求有機會跟工黨的英聯邦和殖民地委員會談談。但是，後來這件事又推說時間安排不及。我告訴恩納爾先生如果不可能會見委員會的所有人，那麼，如果可能的話，我願意跟委員會的個別委員交換一下意見。同樣的，我得到的答覆是時間安排不及。他問我雖然我已經見過關於殖民地事務的一位工黨前座議員，我是不是願意再會見另一位工黨前座議員，斯特拉基先生。

我解釋說，見斯特拉基先生是沒有用的，因為他曾經到過新加坡，所有新加坡的人都知道他的觀點。他是一位極端的反動派。我表示不反對見斯特拉基先生，我怕是我要告訴他的事情他不會傳達給工黨的其他人士。雖然是這樣，後來我決定去見一見他，以便我可以記錄下來英聯邦代表的意見。我向斯特拉基先生解釋了所有我在上面所說過的一切。他承認新加坡並沒有民主。他說新加坡是不可能民主的。他說，我們所得到的已經是最好的了。他說，這一切我們祇好去埋怨共產黨。

我提醒他另一位工黨黨員威爾遜先生曾經說了些甚麼。威爾遜說：「這種關於共產黨的妖魔使他想起戰前英國政府在英國所說的故事，這對我們有什麼用呢？」

斯特拉基承認新加坡的全民投票，是不誠實，他也承認現政府所採取的壓迫措施比林有穎還要嚴重。當他知道今天對待政治犯的非法待遇的時候，他也吃驚起來。他問說，為什麼這些人不像從前那樣被送去樟嶼。

斯特拉基堅持認為，新加坡正在通過馬來亞得到獨立。他也知道，反對馬來亞的力量正在越來越擴展。不過他說：「如果你反對，那末，過了八月之後，你們自己內部爭吵去吧！」

呀！原來他們是要我們在馬來亞成立之後，自己去鬥爭。帝國主義者分而治之的策略始終是存在的。英國所製定的馬來亞計劃不是要我們得到國家的團結，他們只要我們內部鬥爭。

我向他指出如果英國要看到國會民主在東南亞生存，那末他們就必須承認反對黨有反對的機會。如果他們到處阻礙，關閉控制門戶的所有門戶，他們就是只有鼓勵人民進行武裝鬥爭。這是不是英國人民所需要的呢？這將使大家都陷入不幸。

我告訴他我們要跟英國人民要跟所有的人交朋友，但是如果他們違背人民的意志，把馬來亞強加在人民的頭上，那末，英國人民所得到的將不是友誼，而是永遠的仇恨。

最後我說，我希望他把我的意見轉告他的黨。他們再也不能說他們不懂得事情的真象。如果工黨將會組織下一屆的英國政府，他們就必須承受他們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全部後果。

這就是我會見一些今天在英國有影響力的人，他們所表現的偽善和敵意。我是跑到帝國主義的心臟去反對帝國主義。我們知道是不會有奇蹟出現的。我們現在更加知道，英國的工黨跟保守黨之間是沒有很大的差別。

我這次到英國去並沒有太過奢侈的希望。我要做的祇是初步解除英國人民對殖民地人民鬥爭一無所知的團結。我很樂意告訴大家，有許多人很瞭解我們鬥爭的正義，而且正在準備做一切他們所能做的事情來幫助我們。在英國留學的馬來亞學生就是一個例子。

我在馬來亞大馬路擠滿了人講了話，同時我也向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們做了演講。過去他們只得到由政府所頒發的消息。現在他們認識到，馬來亞祇不過是帝國主義的一個陰謀，因此所有的愛國者都必須起來反對。他們對行動黨換票的全民投票非常吃驚，尤其是對

於李光耀恐嚇選民支持行動黨的合併建議。

我相信你們在昨天，三月廿三日的馬來郵報上已經讀到，馬來亞的留英學生們儘管受到馬來亞駐倫敦副最高專員的壓制，他們向聯合國致送了反對馬來亞的請願書。這種正義的願望究竟阻壓抑多久，是很可懷疑的。馬來亞的留英學生正在越來越普遍地認識到，馬來亞不會帶來國家團結和人民的快樂。

最後，讓我談一下我這次出國對我們在馬來亞和婆羅洲地區的反殖鬥爭有些什麼幫助？

(1)我已經說過，我們已經拆下了李光耀的假面具。他曾經裝成一個偉大的反殖戰士。現在他們看到他是一個殖民地的傀儡。

(2)英國人民現在知道人民的強烈反對馬來亞。他們看到眼前中非聯邦的例子，他們認識他們有必要改變英國對東南亞的政策。

(3)尤其重要的是這一次的出國使我們有機會把這個地區的局勢真象告訴亞非國家，為反殖鬥爭奠下了國際合作的基礎。過去由於我們忽視國際方面的工作，我們吃了很大的虧。而另一方面殖民主義者及其傀儡們，老是要使我們孤立。

現在我們必須伸展我們的界線，向我們的亞非朋友和兄弟進行互相的同情和支援。我們同樣進行愛國的反殖、反帝、反壓迫和反剝削的鬥爭。我很可以自豪的向大家報告，在國際上我們已經交了許多國際上的新朋友，他們將盡一切力量協助我們的反殖和反馬來亞計劃的鬥爭。

反大馬鬥爭的繼續高漲

今天，反殖、反帝、反大馬鬥爭的力量正在一天天增大。他們已經逮捕我們黨最能幹的領袖，幹部和反殖鬥爭的其他領導人。但是這種逮捕和非法的對待政治犯只能夠，而且也已經，激起人民更大的仇恨。人民是更加的決心起來反對這種迫害。

殖民主義者及其傀儡可能再抓更多人。現在已經有謠言說不會有中央國會的選舉，同時，還會抓掉可能成為社陣參加中央國會的候選人。但是不管怎樣，正如我們的標語所寫的那樣：一個倒下去，千百個站起來！帝國主義者可以填滿他們的監獄，但是，他們永遠不能夠消滅人民渴求自由的意志。

我們號召人民繼續反對帝國主義的馬來亞陰謀。

我們號召人民，團結在社會主義陣線的旗幟下繼續我們的鬥爭事業，不容帝國主義者破壞我們的團結。

我們呼籲人民不要被行動黨的白色恐怖所嚇倒，否則我們將落入殖民主義者的圈套。他們要我們軟弱，他們要我們胆小，這樣他們才可以為所欲為，這樣他們就可以幫助奴役人民的機器。

我們不要害怕，我們必需站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祇有我們站起來爭取我們權利的時候，帝國主義者才會後退。帝國主義今天已經在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敗退了，英帝國是該清算得最迅速的一個。他們想通過馬來亞來延長他們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我們必須暴發他們。我們必須起來鬥爭他們。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歷史必須前進。我們可能前進得或者快或者慢，但是，我們是在前進着。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人民的意志。

在最後勝利到來以前，可能有或者多或者少的犧牲，但是，無論犧牲多，犧牲少，歷史是不會停止的。我們的最後勝利，僅僅是時間上遲早而已。

我們要大家在思想上作好前進的準備。我們沒有廣播電台，沒有麗的呼聲，沒有電視。我們祇有我們的嘴。讓我們靠我們的嘴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讓全新加坡，全馬來亞，全北婆三邦的人民聽到我們的號召。

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他們的傀儡們完全消滅以前，我們決不會停止戰鬥。

我們支持婆羅洲人民爭取自決，北加里曼丹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

我們呼籲人民加強鬥爭團結，爭取星馬的真正復歸統一，和建立一個獨立、統一、民主，沒有外國軍隊和不受外國支配的馬來亞。歐迪卡！

(一九六三年三月廿四日於快樂世界體育館)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 抗議大逮捕羣衆大會

——社陣中委兼立法議員陳新嶸的發言全文——

親愛的朋友們，同志們：

我們今天能夠在這里開這個羣衆大會實在非常難得。因爲聽說，我們向警方申請召開這個羣衆大會後，行動黨政府和政治部的那些大佬爺們最少開過幾次會，研究要不要批准給我們開會的准字。

前幾天，我們每一天，上午下午都打電話問批准不批准，他們總是回答正在考慮中，尚未做決定。

由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反動派雖然很兇惡，抓了一百多個人民反殖運動的領袖和幹部，而且還繼續零星地抓一些。但是，他們對我們社陣今天召開這個羣衆大會，心裏還是怕得要命。

現在他們批准我們開會了，但這不是說他們還打算裝成講民主。不是，不是！他們是從我們頭上打了一棍之後，想看看我人們還有多少氣力。他們是要看看我們今天大會的情況和大家的情緒怎樣，準備必要時再打我們一棍。

反動派抓人的手段是够惡毒，够兇狠的。但是，他們抓了人，打了我們一棍以後，他們心裏還是怕得要死，他們還是怕我們左翼羣衆運動會有足夠的力量在大選到來的時候，把他們這些殖民主義走狗和政治垃圾掃出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他們的確確心裏還是這樣害怕的。

他們今天批准我們開會，看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想知道我們社陣的立場在大逮捕後有沒有動搖，有沒有改變，他們或者還想知道我們是不是會被迫放棄憲制鬥爭。

我相信，政治部和行動黨的人員今天派來在會場周圍的特務人員一定特別多。而且，他們聽我們講話也特別用心，特別留意。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有必要我來講一下這些問題，以免他們失望。

當然，我們今天這個大會不是專門爲行動黨和政治部的特務人員召開的。人民羣衆和支持我們黨的廣大人士都很想知道我們在大逮捕後對時局和當前的一些重要課題的看法。現在，就讓我對大家所關心的幾個問題，跟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首先，讓我來談一下有關這次大逮捕的問題

早在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陣報上，我們黨秘書長林清祥同志在他的一九六三年新年獻詞里就已經指出了統治集團的這種反動趨向了。

林清祥同志在新年獻詞里這樣指出說：「當我們踏進一個新的年度時，我們的國家正面臨危機。反動勢力正在竭力在我國結束民主。聯合邦統治集團當前的政策是：在國際上聯合英美帝國主義；在國內却剝奪進步勢力的民主權利。統治集團在反共的藉口下用鎮壓和警察恐怖來排斥左翼自由參與憲制政治鬥爭。反動勢力和種族主義勢力正在我國加強他們的地位，新殖民主義勢力正在我國增強它的據點，反民主的傾向越來越激烈。」

他還在這個新年獻詞里非常正確地指出說：「聯合邦的統治集團正在加緊採取鎮壓措施對付進步勢力。我們能看到的似乎是加緊警察恐怖階段的開始。」

二月二日早上所發生的事情証實了林清祥同志的分析。

反動派用所謂「公安法令」抓走了我們社陣和進步團體的最優秀的領袖和最有力的幹部，抓掉所有在反

動派眼裏認爲有可能當社陣的政策顧問或候選人的進步人士。他們害怕我們會組織下一屆的新加坡政府，他們害怕我們會取得全部十五個新加坡在馬來西亞中央國會的席位。所以，他們不惜撕毀民主的假面具，用赤裸裸的警察行動來維持他們已經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

據說，而且是相當的據說，他們還打算在最近的階段裏抓去我們社陣裏面的會說英語，有資格進中央國會的立法議員。他們打算要抓的人裏面，還包括李紹祖同志和陳南君同志。按照他們的看法，特別是行動黨的看法，他們懂得雖然他們抓了一次人，可是他們的處境是更困難了。如果他們不再抓去社陣有可能進入中央國會的代表的話，他們將沒有機會，行動黨將沒有機會中選任何一個人進中央國會。

他們抓了人，不敢把被捕的人依法在法庭上提出公開審判，可見反動派的亂指左翼運動領袖爲什麼「共產黨」啦，「受外國指揮」啦，「不效忠國家」啦等等，都是沒有根據的胡說八道。被捕人士如果有「罪」，那麼他們的「罪」是什麼呢？他們的「罪」就是堅決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對我國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等等主權的控制和支配；反對外國資本家對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反對外國軍事集團把我國變成威脅其他國家安全的工具。如果，這也算是犯罪，如果反動派敢把被捕的人提出法庭公開審判的話，那麼，全世界，全馬來亞，全新加坡的人民就會知道：被捕的人所犯的罪，原來就是「愛國罪」。

所以，事情非常明白，任何人如果他不僅在心裏頭愛國，而且還用行動，還用嘴巴來表現他愛國，來表現他的反對外國剝削，反對新殖民主義的話，這個人就有被逮捕，被抓去的危險。這就是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嚴重危機。

會不會再有大规模抓人的事情發生呢？我想，只要大家不僅在心裏愛國，而且還繼續用實際的行動來表現愛國，這個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只要我們左翼運動在未來大選中，有可能依循憲制途徑組織下一屆的新加坡政府，並取得進入中央國會十五席中的大部份，這個可能性就是存在，而且是更大。

當然啦，再抓人的可能性是不會嚇倒我們，是不會令我們畏縮不前的。如果一個人自稱愛國而又變得胆小如鼠，這還算得是什麼愛國呢？現在，凡是殖民主義者和反動派怕我們做得到的事情，也就是說我們做得對。我們就應該加倍努力去做。

抓人以及實行武力鎮壓，正好表明人民力量的強大，和反動派的害怕。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著名的名言說：「上帝要它滅亡，必先使它瘋狂」。所以，反動派的亂抓人，正好說明人民力量的接近勝利，反動派是嚇不倒我們的。

現在，我要談一下憲制鬥爭和國會民主的問題。

大家知道，「憲制鬥爭」簡單來說也就是按照法律去爭取改變現狀的意思。

現在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社陣和左翼羣衆運動要不要按照憲制，要不要照法律去進行鬥爭。

在去年九月全民投票以後，我們黨秘書長林清祥同志，就會經在我們黨工作人員的慰勞會上，跟社陣的同志們討論過「目前的憲制鬥爭是否還適合作爲實現最近將來目標的方式」這樣的一個新問題。當時林清祥同志向我們指出：「只要和平憲制鬥爭的條件還存在，我們就必需堅持和平憲制的鬥爭。」他不但反覆強調這一點，而且還把它列爲我們社陣今後應該堅持

和注意的第一個方針和原則。可見，孔府社黨和左翼運動是決心通過憲制的途徑和權利去建立一個進步的政權的。

但是，不守法律的不是我們而正是當權的行動黨統治集團。

這裏，讓我舉出一些大家已經知道的例子。好像：「新加坡職工會總會」SATU 及召開工團代表會議，行動黨就說：法律不允許。它就叫警察出來制止開會。但是，另一方面行動黨人帶凡那的「全國職總」NTUC，就可以毫無顧忌的隨時召開所屬工團會議。

我們也看到：南大學生張貼民意測驗的標語，受到警察逮捕、控告。可是，聯絡所裏的行動黨人公開在馬路上張貼污蔑南大學生的標語，警察却假裝沒有看見。

行動黨人在支部隨意線上擴音器舉他們的大頭演講，不申請也沒有犯法；社黨在支部舉起擴音器通知警方，便被控告，被罰款。我們也看到：有一些沒有在政治上反對行動黨的騙錢的「互助會」，吞吃了數十萬元公眾人士的投保金，政府沒有追究任何人，沒有抓任何人來問罪。但是，一個海港局職員公會秘書長詹密星，他因為不願受行動黨支配，政府便控告他簽名借用公會幾千元款項是「犯罪」。

我們也看到：法庭已經被行動黨政府用來公開醜化反對黨黨員的私生活，污蔑行動黨的政治對手的人格。對行動黨不利的消息，法庭是不敢調查的。但是，行動黨政府卻可以隨心所欲地利用法庭來污蔑不願意擁護政府的愛護華文教育的人士。

我們大家難道不是也看到：行動黨喜歡開立法會議時，隨時便召開，可以隨意一連三讀通過各種各樣的法律，也可以強制開會到半夜以至天亮。但是行動黨不喜歡開立法會議時，它可以半年或九個月不開一次。

行動黨政府可以無須說明理由，隨時取消反殖進步人士的公民權。行動黨政府更可以隨時收回不願替行動黨講話的商家的旅行護照。

行動黨制定和強硬通過的全民投票法律，可以剝奪選民最基本的否決權。

法律上並沒有強迫印刷商或印務館不能印某種有合法准紙的刊物，但是，我們看到今天承印進步刊物的印刷商却受到行動黨政府的懲戒和威脅。

法律沒有允許虐待政治犯，但是行動黨政府要怎樣就怎樣。

在法律上，律師有應隨時入獄探望當事人，但是行動黨政府却會拒絕律師探訪，而且後來准許時却加上各種各樣的限制。

這些許許多多的事情，都是今天新加坡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實。請問，是誰的所作所為把憲制和法律的道義置之不顧呢？

現在，大逮捕行動又再剝奪人民依循憲制反對政府的基本民主權利了。大逮捕後，政府又剝奪人民出版物與表達意見的自由了。

親愛的朋友們，同志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確已經到了需要嚴肅思考的時候了。

我們的秘書長林清祥同志在今年的新年獻詞裏，曾經這樣指出過：「如果極力主張增強警察恐怖的勢力如願以償，那麼，這個國家的政治發展就將達到一個轉捩點。左翼勢力到時就必須對這種局勢作出必要的判斷。」

親愛的朋友們，同志們，現在我們的對手，已經不是跟我們講究權賽的規則了。假如他們不把藏在權賽裏的鐵釘除去，停止他們的違法行爲，我們是不是還應該照老樣子比賽，繼續挨打下去呢？

我們眼前的情形就是這樣了，所以，我要求大家對這個問題進行認真的思考，並且很快的做出正確的結論。

現在，我要談一下關於我們最近將來的鬥爭目標問題。

早在去年九月全民投票過後，林清祥同志九月十二日在羅連會館針對當前局勢的講話裏面，他向我們指出過這樣的一段話。他說：「我們將會參加三巴旺補

選的這場局部鬥爭，並且將努力爭取這場鬥爭的勝利；但要記住，三巴旺補選不是決定性的鬥爭，只是一個局部的鬥爭。」

「我們最近將來的主要鬥爭目標，就是在大選中打倒政府。再下去，如果合併白皮書強硬執行，我們要爭取中央國會代表選舉的勝利，代表廣大星洲人民進入中央國會，繼續爭取平等的公民權，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並為剷除殖民主義殘餘及不合理措施而繼續鬥爭。」

林清祥同志還指出：「作為左派運動，我們要配合聯邦及其他地區的進步力量，團結最大多數人民，爭取最終在全馬取得勝利，建立一個代表廣大人民真正願望的政府。」

在他講了這些話一個月後，林清祥同志在第一屆黨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裏向我們指出：

「今天，我們再也不能單獨從新加坡的範圍來考慮問題，而是必須從一個汎馬鬥爭的範圍來考慮問題。這就必須擴大我們的鬥爭基礎。因此，不論今後採取任何一個步驟，我們必須考慮它對整個馬來亞所起着的影響。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照顧到馬來亞社會主義力量所面對的問題，困難及有利條件。」

這些是大逮捕以前林清祥同志向我們指出的目標，大逮捕發生後，到現在為止，我們的目標應該怎樣呢？我認為：只要當權的反動派立刻停止用警察行動把左翼力量排擠出憲制鬥爭舞台的一切做法，並立即恢復人民出版結社與工人集會的基本民主權利。那麼，上述林清祥同志為我們指出的當前鬥爭目標還是不變的。

林清祥同志在新年獻詞裏說得好。他說：「只要左翼被用警察鎮壓排斥於憲制政治鬥爭之外，那麼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有和諧，發展和進步。」

最後，我要簡明地談一下形勢對誰有利的問題

我深信形勢對我們還是十分有利的。我們大家都知道，李光耀總理已經很緊張了。他天下鄉，甚至還請什麼廣東會館啦，什麼同鄉會啦，什麼什麼的執事人吃飯。但是，世界上有效有一個政府能夠靠藉幾個人，請少數幾個有錢有地位的人吃飯，便可以維持政權的？所以，我深信形勢對我們是十分有利的。

今天，國內的社會新生力量大部份已經站在我們社會主義左翼這一邊。就拿我們今天來參加這個大會的朋友們和大家的平均年齡來說，我們就比反動派集團的活力充沛得多。他們通通死掉我們還沒有衰老哩！

所以，我說形勢是對我們非常有利的。

從國際範圍來說，英帝國主義者已經是一隻又老又病獅子，嚇嚇人的樣子大概還有，但是它實際上連自由行動的氣力也沒有了，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它才制定大馬計劃，把新加坡和北婆三邦交給馬來亞聯邦的當地代理人去看管英國的利益。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大馬尚未正式成立，聯邦副首相便決定不是去英國而是去美國求援助了，而美國人本身怎麼樣？我們看到美國也正在國內外遭遇着各種各樣經濟上，外交上，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危機！無論我們從任何角度來看，或者從五邦人民鬥爭的前途來看，或者從國際發展的總趨勢來看，我們的鬥爭是必然要勝利的。

親愛的朋友們，同志們，我們不是都很喜歡歌頌那些在暴風雨中飛翔的海燕嗎？現在，大逮捕的風暴還沒有完全過去，更大的政治風暴可能很快就要到來。那麼，就請你們準備做一隻勇敢的海燕，在暴風雨來臨的時候振翅飛翔吧！請不要在暴風雨就要來臨的時候躲縮在一個角落，自己安慰和欺騙自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因為，這是一場暴風雨，在即將到來的風風雨雨的日子里，你可能變成一根爛柴呀！你的心可能變成一顆冰冷的心！再也沒有辦法為我們這個需要溫暖和光明的世界獻出你的熱和火光！

(1963年3月24日於快樂世界體育館)